

世界文叢

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

(日)本多勝一著 葉念年譯



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

(日)木多勝一著 謝念年譯

香港上海書局 發行

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
(日)本多勝一著 龔念年譯

H. K. \$8.00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271, Des Voeux Rd. C., H. K.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

一九七〇年九月再版 $\frac{\text{文}/809}{\text{總}/1647}$ P. 240 36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前往渥斯阿克殊之路.....	五
出發——部落的選擇——愛斯基摩家庭——不睡覺的孩子們——卡雅古納家的同居	
生活在極北地區的常識.....	二六
日本比北極更冷——吃的是什麼？——世界最高明的防寒服裝——主婦的工作——妻子掌權——伊斯馬塔的幽默——卡雅古納的心	
狩獵海豹.....	四九
名射擊手莫獅獅——名獵人怎樣狩獵——關於愛斯基摩人——「大食漢」怎樣打獵	

對狗絕不善待……………六五

慘叫大合唱——人道主義——樺狗的社會——巴幾德尤的使命——畫蛇添足

狩獵馴鹿……………八四

赴內陸——接近——總攻擊——何謂「殘酷」——狩獵帶來的喜悅

雪宅……………一〇四

對於雪宅的誤解——雪宅的建造方法

太陽不落的地方……………一一三

世界上最單調的環境——沒有私人生活——兒童與故鄉——數字觀念——走向飢餓的道

路——教育

狩獵海象……………一三五

痛得打滾的「木頭」——命中——殲滅戰——從胃裏挖出的貝類——生肉的順序——我們的問題

愛斯基摩人之心……………一六〇

你是白人嗎？——父與女——賈巴幾亞老人——面子的爭奪——財產——給伊斯馬塔的五

圓硬幣——「基西阿尼」——母與女——世界第一的自殺率——晚禱——美女的定義——

酩酊大醉的愛斯基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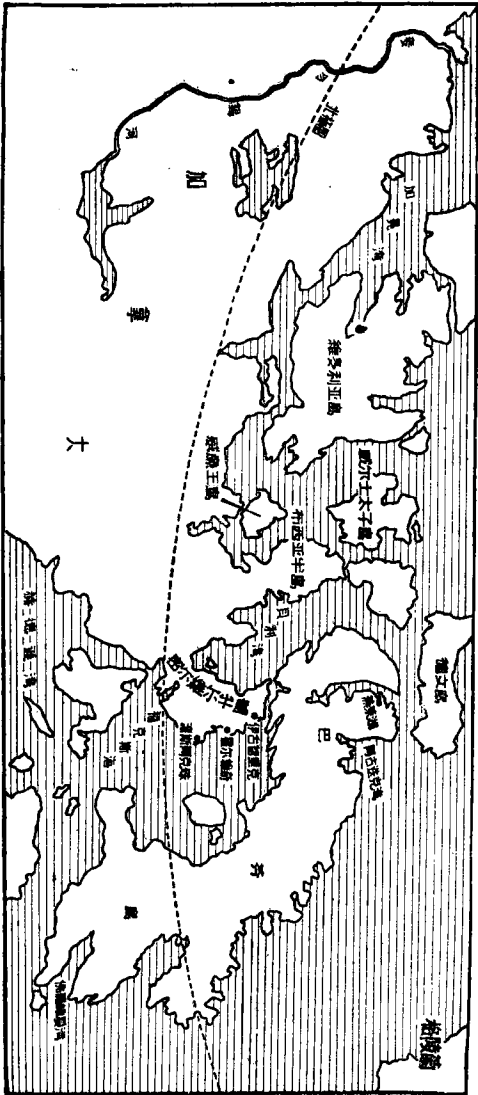
極北地區的動物……………二〇七

釣魚——極北地區的動物

游獵之民……………二一六

部落的成立——肺結核與麻疹——游獵之民——全無用處的地名——愛斯基摩文字——姑
娘們——告別

渥斯阿克殊部落在密爾維爾半島上的位置



主要登場人物

——括弧內數字爲年齡



伊斯馬塔（三十七或三十九） 涅斯阿克殊部落的首領。

狩獵技術異常高超，平日充滿幽默感，偶然也有發氣時刻。原名艾戈納古喬亞。



諾卡拉（三十四） 伊斯馬塔之妻。

滿面冰霜、妻子掌權天下的代表性妻子。由於我們的關係，對於卡雅古納之妻娥堪姑抱有對立情緒。



卡雅古納（三十一） 我們寄居之家的家主。

狩獵技術最差，但作為部落的知識分子，隱然掌有權力。



娥堪姑（三十一） 卡雅古納之妻。

表面上有欠和氣，為人親切，喜勞動。對於我們雖然不和藹，但照顧周到。



莫獅獅（三十五） 射擊名手。

最有人緣，在伊斯馬塔與卡雅古納之間擔任潤滑油的任務。有高加索種的混血，但作風和思想完全是愛斯基摩型。



伊奴黛（三十一） 莫獅獅之妻。

以愛斯基摩人來說，表情豐富，部落主婦最和氣的人。親切，喜勞動。

賈巴幾亞（六十以上） 卡雅古納的乾爹。

帶有純粹的愛斯基摩人儀態。人品甚好的老人家，禮貌周到，對於子弟教養嚴格。

前往渥斯阿克殊之路

出發

兩位愛斯基摩人，用狗橇送我們上路。

兩個人第一次同我們見面的時候，帶着滿臉靦腆的笑容，走了過來。然後，停住脚步，站在那裏，一個勁兒地笑，半天沒有停止。早就聽說，愛斯基摩人的寒暄，總是笑逐顏開，盡量笑個不停。於是，我們也竭盡所能，滿臉堆上笑意來回敬。不，面對着那種和藹可親的笑臉，不管是什麼人，都會自然而然地笑出來吧！

單單是面對面地笑上半天，也許有些像神經病，便用記下來的僅有幾句愛斯基摩話，同他們搭訕：

「基那沃伊（貴姓）？」

「伊凱多古。」「伊基。」兩人分別答完，彼此張望一眼，又「啾嘻嘻嘻嘻」笑了起來。跟着，不論我說什麼，兩個人都是啾嘻嘻嘻嘻地笑着。在愛斯基摩話裏，「是」就是「啾」或者「嘻嘻」。他們這樣笑個不停，說不定是一回答「啾」字，就容易連帶引起笑意。我們說，「我們是從日本來的。」他們就「啾嘻嘻嘻嘻」。「坐飛機來的。」「啾嘻嘻嘻嘻」。「跟愛斯基摩人很像吧？」「啾——啾嘻嘻嘻嘻——」

出發時間是黃昏六點鐘。再貪多一些早睡也無妨。目的地，大約一百五十公里以南的渥斯阿克殊部落。這一路走多少天要看大雪的情況及狗橇的快慢，一切靠天，着急是不行的。

而且，所謂出發，其實是開始準備出發。到了六點鐘，兩人分別着手把狗拴在狗橇上。伊凱多古十頭，伊基十二頭。行李沒有多大重量。有放炊事工具的木箱。有睡覺的被褥。我們的帳篷和糧食。切成一塊塊的海象……海象是人和狗的共同糧食。生凍，硬得像木塊。兩人花了大半天時間，與其說是在準備出發，不如說是在同鄰居談笑，笑個沒完。

過了一陣，兩輛狗橇終於要開始出發了。「噢喂——噢喂——」兩人大聲呼喝着狗羣，不向我們說一句話。我們正在同訪問這個部落、愛斯基摩話說得很流利的英國人攀談，在他的「要動身了，坐好吧！」的連聲催促之下，我們連忙跳上了雪橇。出發的氣氛絲毫不見。幫手把行李裝好的伊凱多古、伊基兩人的妻子，老早已經回家去了。剛才在一起談笑的鄰居，也不見了。揮手相送的並不是愛斯基摩人，而只是孤苦伶仃的一個英國人。他的身影，在靠近地平線的太陽逆光中，逐漸變成小小黑點，消失了蹤跡。

五月十八日的八點多鐘，我們就是這樣，把霍爾維奇的愛斯基摩部落留在身後。密爾維爾半島的東海岸，北緯六十八度五十分，西經八十二度十二分。晴朗無風，氣溫零下十八點五度。

北極圈已經進入了沒有夜晚的季節。從前天起一連繼續了一天一夜的大風雪，在黃昏時分完全停住。一望無垠的大雪原的地平線上，太陽在西北角冷冷地照耀。狗、狗橇和人的影子，在白雪上拉成長線，向前馳進。趕着我這輛狗橇的伊凱多古，指着太陽說道：「錫庫里奈爾克。」由於我們用怪聲怪調的愛斯基摩話同他們談天，他大概是在教授單

字。隨着他唸了幾遍之後，又「呷——呷嘻嘻嘻」了半天。然後，再一項一項指着：「阿普特」（雪），「坎邁克」（狗）……。

陸地的平面低得幾乎與海面相平，消失在西邊的地平線裏，大海完全凍結，消失在東邊的地平線裏。四周都全被白雪覆蓋着，陸與海已無法分辨。狗橇主要是在海上沿着海岸南下。空氣有如真空般清澄。白雪和黑影，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愛斯基摩狗羣默默牽着雪橇。狗橇下面，白雪發出了微微的金屬聲音。伊凱多克有一聲沒一聲地高呼那頭領路狗的名字——「奧曼戈利」。聲音剛落，那頭身體健壯的領路狗，便一邊跑着，一邊畧微側過身子，表示



清晨二時，浴在深夜重新昇起的陽光裏，我們的狗橇駛向涅斯阿克殊部落。凍結的大海和低窪的陸地難以分辨，結成了一片大雪原。

反應。

向着地平線斜線垂落的太陽，夜晚十一時半，一邊把白雪染成了淡紫色，一邊下沉。然而，晚霞慢慢轉爲朝霞，凌晨一時半，太陽又從東北邊的地平線探出頭來。僅僅兩個鐘頭的日落，就是這兩個鐘頭，也光亮得完全可以閱讀報紙。初次獲得在不黑的夜晚旅行的經驗，我只覺得有些興奮，沒有睡意。地平線上，出現了海市蜃樓。前面的地平線有如斷雲飛越；後面的地平線在逆光中像是湖水翻騰。

伊凱多古和伊基每隔兩三個鐘頭，便停止不進，並且把狗橇翻轉過來。這是爲了用小汽油爐把雪融成水，塗在狗橇的滑行板上。用馴鹿的毛蘸着熱水在滑行板上一抹，已經結了冰的部分馬上融開，滑行起來便輕快。特別選擇了深夜上路，爲的就是氣溫較低，狗橇滑行容易。即使在這樣的工作中，兩個人也是又說又笑，然後，必定喝茶。重新上橇趕路，總是要在大約一個多鐘頭之後了。

凌晨四點半鐘，在南下大約五十公里的位置上，支開帳篷。地點是叫做卡爾曼的海岸外面兩公里的冰凌上。太陽的光輝越來越加強，我們鑽進睡袋。

部落的選擇

「愛斯基摩」這個名稱，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們」。這是瓦巴納基印第安人給他們起的綽號。我們雖然也有心理準備，卻沒有想到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要吃生肉了。在出發之前和睡覺之前，本來已經吃過飯，可是一天近十小時的狗橇旅行，根本沒有再吃飯的時間。伊凱多古和伊基不時把裝在狗橇後面的海象塊拉出來，用刀子切出幾小塊，大口大口地嚼食。我們雖然躊躇了半天，到底因為肚子已餓，沒有辦法，也吃了起來。

冰凍的生肉，放在嘴裏的時候，只覺得冰冷，震得牙牀打戰。可是，再過一瞬間，滿嘴就佈滿了腥味。嚼了幾口，腥味就越來越濃厚，全身的感覺都被它佔據，幾乎要嘔吐。因為沒有辦法不吃，再吃起來，不等它完全融化，就一口吞下去。

寒冷也超過了預料。出發的第二天，最低溫度是零下二十一度。這種氣溫，日本的冬山和北海道也有。可是，在冬山大都是步行，或者留在帳篷或雪洞裏，不會感到有那麼寒冷。在狗橇上一天到晚呆坐，就充分覺得寒意了。睫毛上結霜，碰到一直拉到臉龐四周的愛斯基